

海明威作品集 A FAREWELL TO AR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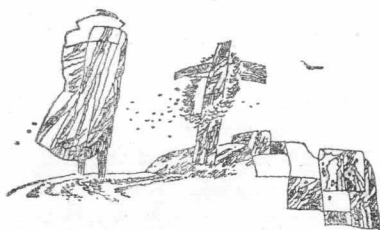
永別了，
武器

[美] 海明威著



Ernest Hemingway

浙江文藝出版社



A 海明威作品集

FAREWELL
TO ARMS

永別了,武器

浙江文藝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编委会

主编: 李文俊

编委: 王智量 乐黛云 朱炯强 华宇清
刘微亮 严永兴 李 力 李明滨
吴德艺 沈念驹 宋兆霖 张佩芬
范大灿 林一安 罗 芃 金志平
倪蕊琴 唐月梅 陶 洁 黄源深
董衡巽

(以上按姓氏笔画排列)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收入外国文学名著的精品，包括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均为全译本。这套丛书的选目主要是在国内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规定的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的基础上，经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及部分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商定的。入选的作品均为既有相当艺术价值、又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欢迎的名著。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书后还附有国外权威人士和国内评论家的评论文章。这套丛书将陆续出版，既可以配合大学教学，也可以供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阅读收藏，实为广大高校学生、研究教学人员和文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书籍。

这套丛书在编选和出版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国家教委、北京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单位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得到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特此志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编辑室

目 录

永别了，武器	汤永宽译	(1)
杀 手	董衡巽译	(289)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	鹿 金译	(300)
乞力马扎罗的雪	汤永宽译	(337)
老人与海	海 观译	(365)

附 录

海明威的启示	董衡巽	(433)
海明威的生平	阿瑟·华尔多恩	(440)
《永别了，武器》译后记	汤永宽	(455)

第一部

一

那年深夏我们住在村里的一所房子里，越过河和平原可以望见群山。河床里尽是卵石和大圆石，在阳光下显得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流得很快，而在水深的地方却是蓝幽幽的。部队行经我们的房子向大路走去，扬起的尘土把树叶染成了灰蒙蒙的。树干也蒙上了尘土。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到部队不断沿着大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动，纷纷飘落，而士兵们向前行进，部队过后大路空荡荡，白茫茫，只有飘落的树叶。

平原有许多作物，有许多果树园，平原那边的群山却是赭色的，光秃秃的。山里在打仗，夜里我们能看到大炮发出的闪光。在黑暗中像夏天的闪电，但夜晚总是那么清凉，没有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感觉。

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听到部队在我们窗下行进，大炮由摩托牵引车拉着滚滚而过。夜里行人车辆更多，大路上许多骡子驮鞍两边装着一箱箱弹药，一辆辆运兵的灰色卡车，还有其他盖着帆布的满载的货车在车辆人流中蠕蠕前进。在白天也有牵引车拉着大炮群经过，长长的炮筒盖着青绿的树枝，牵引车上盖满了青绿的带叶的树枝和藤蔓。往北眺望，越过一座山谷，我们可以看到一片栗树林，林子后面在河这边是另一座山。为了那座山也曾经战斗过，但是并未得手。到了秋天雨来了，栗树上的叶子都掉落了，树枝光秃秃

的，淋着雨水的树干也发黑了。那些葡萄园也都变得稀疏，枝干光秃了，这整个地区都变成湿淋淋、黑黝黝，一派秋天死寂的景象。河上升起了雾，山上飘着云，载重卡车在大路上泥浆飞溅，士兵们满身是泥，他们在斗篷里湿漉漉的；他们的步枪也是湿的。在他们的斗篷下，两个皮制的子弹盒挂在他们腰带前面，灰色的皮盒沉甸甸的，里面尽是一排排装着细长的6.5毫米子弹的子弹夹，在斗篷下面鼓了起来，士兵们经过大路向前行进，就像是怀了六个月身孕似的。

一些灰色的小摩托车在大路上疾驶而过；通常有一个军官在前座和驾驶员坐在一起，后座则坐着更多的军官。这些小摩托车溅起的泥浆甚至比那些军用卡车还多，要是后座上有一个很小的军官坐在两个将军中间，他本身又那么小，那你就根本看不见他的脸，只看到他的帽顶和狭小的后背，而要是汽车跑得特别快，那坐的就可能是国王。他住在乌迪内^①，他几乎每天这样出来视察军情，然而情况很不妙。

冬季一开始，就下起了绵绵不绝的雨，淫雨又带来了霍乱。但是霍乱被制止了，军队里只有七千人死于霍乱。

二

第二年打了很多次胜仗。占领了峡谷那边的那座山和栽着栗树林子的那个山坡，在平原那边在南面的高原上也打了几次胜仗，于是八月里我们过了河，住在戈里齐亚^②的一所房子里，在四面围墙的花园里有一个喷泉和许多茂密阴翳的树木，房子的一边爬着紫

① 意大利东北部一城市。——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下同。

② 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边境城镇，东面与南斯拉夫相邻。

藤，花开得紫英英的。现在战斗在第二道群山那边进行，离我们不到一英里远。城镇挺美，我们的房子也挺美。河在我们后面流过，占领这座城镇仗打得挺漂亮，可是城镇那边的那几座山却攻不下来，可我很高兴奥地利人似乎说不定哪天要回到这个城镇来，要是战争一旦结束的话，因为他们没有用炮火摧毁它，只是用一种军事方式稍稍轰击了一下而已。人民继续住在城里，沿着那些小巷有医院，咖啡馆，有炮队和两家妓院，一家接待部队，一家接待军官。随着夏天将尽，那凉爽的夜晚，城镇那边山里的战斗，铁路桥上弹痕斑斑的铁构件，河边那条由于战斗曾在这里进行过而被毁的隧道，广场周围的树林，通向广场的长长的林荫道；这些再加上城里有年轻的姑娘们，坐着自己的汽车打这里经过的国王，现在有时能看见他的脸和他那脖子长长的细小的身材和像山羊下巴颊上一簇毛似的灰白胡子；所有这些再加上那些被炮火轰去了一堵墙而出乎意外地暴露在外面的房子的内室，有时在房子的花园里有时在大街上狼藉的灰泥和瓦砾，以及在卡尔索高地^①上进展顺利的战况等等，使得这年的秋天比去年我们来到这个地区时的秋天迥然不同。战争也改变了。

城镇那边山上的橡树林不见了。夏天我们进入这个城镇的时候，林子还是一片葱绿，可是现在只剩下树桩和残干，地也翻起来了。秋天将尽的一天，我出门走到曾经是橡树林的地方，我看见一片云正飘过山来。云飘得很快，太阳变成一团青黄色，接着一切都变成灰蒙蒙的，天空也给盖住了，云继续从山上飘下来，我们猛地置身于它的包围之中，那原来是雪。雪穿过风倾斜而下，覆盖了光秃秃的大地，树木的断枝残桩凸现出来，大炮上也盖上了雪，雪地里尽是一条条走向战壕后面的厕所去的小路。

后来，到山下的城镇，我和一个朋友在那家接待军官的妓院里对着一瓶阿斯蒂酒和两只玻璃杯坐着，凝望窗外雪慢悠

^① 在南斯拉夫北部，高达 1946 英尺。

悠沉甸甸地飘落，我们知道这一年就算结束了。河上游的那些山还没有攻占下来，河那边的群山连一座也没有占领。这一切都留待来年了。我的朋友看见在我们食堂就餐的牧师正从街上经过，小心翼翼地在融雪泥浆里走着，便敲打窗子引起他的注意。牧师抬眼张望。他看到了我们便向我们微笑。我的朋友作出手势请他进妓院来。牧师摇摇头径自向前走了。那天晚上在食堂吃过那道意大利实心细条面以后（这道菜每个人都吃得很快很认真，在叉子上把实心细条面高高挑起，直到松散的面条完全挂住，然后把叉子低低地送到嘴里，要不就采用一种连续举叉吸进嘴去的办法），我们自己动手从一加仑容量的长颈酒瓶里倒酒喝；酒瓶在一只金属吊篮里摇晃，你用食指把瓶颈往下按，那酒清冽而殷红，带有丹宁酸味，很可口，便注入你同一只手擎着的玻璃杯；在这道酒以后，上尉便开始作弄牧师。

牧师很年轻也很容易脸红，穿一身跟我们大家一样的制服，只不过在灰色上衣的左胸口袋上方缀了一个深红色天鹅绒的十字。上尉出于一种对我的令人怀疑的照顾，有意操着洋泾浜意大利语，以为这样我就能完全领会，一句话都不漏。

“牧师今天跟姑娘们在一起，”上尉盯着牧师和我说。牧师微微一笑，脸红起来，摇摇头。这个上尉常常逗他。

“不真实吗？”上尉问道。“今天我看见牧师跟姑娘们在一起。”

“没有这回事儿，”牧师说。别的军官给这样的作弄都逗乐了。

“牧师没有跟姑娘们在一起，”上尉继续说。“牧师从不跟姑娘在一起，”他向我解释说。他拿起我的酒杯斟满酒，虽然始终盯着我的眼睛，却没有放过牧师。

“牧师每个夜晚五对一。”围坐在桌边的人都哄笑起来。“你懂吗？牧师每夜五对一。”他做了一个手势接着哈哈大笑。牧师只把这当作玩笑，并不介意。

“主教希望奥地利人打赢这场战争，”少校说。“他爱弗兰茨·约

瑟夫^①。钱就是从那儿来的。我是个无神论者。”

“你读过《黑猪》吗？”中尉问道。“我去给你搞一本来。就是这本书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一本猥亵而又邪恶的书。”牧师说。“你其实不会喜欢它。”

“那可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中尉说。“它给你讲了那些牧师的故事。你会喜欢这本书的，”他对我说。我对牧师微笑，他隔着烛光也向我微笑。“你可别读这本书，”他说。

“我会给你搞一本来的，”中尉说。

“所有能思考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管怎样我就是不信共济会。”

“我信共济会，”中尉说。“那可是一个高尚的组织。”有人进来了，开门的时候我能见到雪还在下。

“既然雪季已经来临，就不会再有什么攻势啦，”我说。

“肯定不会有啦，”少校说。“你该去休假了。你该到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该去阿马非^②，”中尉说。“我给你画去阿马非我家的路线。他们会把你当儿子一样爱你。”

“他该上巴勒莫去。”

“他应该去卡普里。”

“我希望你去游览一下阿布鲁齐，顺道去卡普拉科塔看望我的家，”牧师说。

“你们听他提起阿布鲁齐。这会儿那儿的雪比这儿还多。他可不想去看农民。让他到文化和文明中心的都市去吧。”

“他应该有漂亮的姑娘。我会把那不勒斯那些地方的地址给你。美丽的年轻姑娘——她们都让妈妈陪伴着。哈！哈！哈！”

① 即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匈帝国皇帝兼匈牙利国王，1914年贸然向塞尔维亚宣战，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 意大利南部一市镇，中古时代曾系重要海港。

上尉张开一只手，拇指向上，四指伸开，做起手影戏来了。墙上显出他那只手的影子。他又说起洋泾浜意大利语了。“你去的时候像这个。”他指着拇指，“回来的时候就像这个，”他碰了碰小指头。大家都哄堂大笑。

“瞧，”上尉说。他又伸开手掌。烛光又把手影映照在墙壁上。他从拇指开始顺着次序叫出拇指和其余四个手指的名字，“soto-tenente^①（拇指），tenente^②（食指），capitano^③（中指），maggiore^④（无名指）和 tenente-colonello^⑤（小指）。你去时是 soto-tenente！返回时是 tenente-colonello！”他们都大笑起来。上尉玩手指游戏获得很大成功。他望着牧师大声嚷道，“牧师每夜五对一！”他们又都哄堂大笑。

“你必须马上休假，”少校说。

“你回来的时候带一架唱机来。”

“带一些好的歌剧唱片回来。”

“带卡鲁索的唱片。”

“不要带卡鲁索的，他就会大声吼叫。”

“难道你不想自己能像他那样吼叫吗？”

“他就是吼叫。我说他就是吼叫！”

“我希望你上阿布鲁齐去，”牧师说。别人都在叫嚷。“在那儿打猎真好。你会喜欢那儿的人的。尽管那儿很冷，可是清新干燥。你可以住在我家。我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猎手。”

“来啊，”上尉说。“咱们上妓院去，趁这会儿还没有关门。”

“晚安，”我对牧师说。

① 意大利语：少尉。

② 意大利语：中尉。

③ 意大利语：上尉。

④ 意大利语：少校。

⑤ 意大利语：中校。

“晚安，”他说。

三

我回到前线的时候，我们还住在那个城里。这一带周围有了更多的大炮。春天已经来临。田野青绿，葡萄藤蔓上抽出了细小的绿芽，大路边的树林也抽出了小小的嫩叶，微风从海上吹来。我又看到了城镇跟那座小山和山上的那个古老的城堡掩映在山陵中一个杯子般的山垭里，还有山陵那边的群山，那山坡上显出一点绿意的赭色的群山。城里有了更多的炮，有了几所新医院。你在街上遇见了英国士兵，有时还遇上英国妇女，有几所房子被炮火击中了。天气暖和，就像春天那样，我沿着林木扶疏的小巷走去，墙上阳光反射使我身子暖烘烘的，我发现我们仍旧住在原来那所房子里，房子看来好像跟我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大门开着，门外一个士兵正坐在阳光下，一辆救护车在边门等候，我走进门去，门内有一股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气味。这跟我离开时完全一样，只不过现在是春天了。我向那间大房间望进去，看见少校正坐在桌边，窗子开着，阳光照进了屋子。他没有看见我，我不知道我是否该走进去向他报到，还是先上楼去把自己清洗一下。我决定上楼去。

我和中尉里纳迪合住的房间朝着庭院。窗子开着，我那张床是用毯子铺成的，我的衣物挂在墙上，防毒面具装在一个椭圆形的马口铁罐子里，跟钢盔一起挂在同一根木桩上。床脚边是我的扁平的大皮箱，我冬天穿的长统皮靴在皮箱上油光锃亮。我的那支枪筒八角形，呈蓝色，护身枪托用悦目的浅黑的胡桃木紧密装配的奥地利狙击步枪，悬挂在两张床的上方。那只跟步枪相配的望远镜，我记得是锁在皮箱里了。中尉里纳迪正熟睡在另一张床上。他听见我在房间里便醒了，他坐了起来。

“嗨！”他说。“度假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棒极了。”

我们握手，他用手臂抱住我的颈脖吻我。

“哦，”我说。

“你身上很脏，”他说。“该洗一洗了。你去过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马上把全部情况告诉我。”

“我什么地方都去了。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圣乔凡尼镇、墨西哥、陶尔米纳——”

“你讲得像一张时刻表。你碰上过什么艳遇吗？”

“有呀。”

“在哪儿？”

“在米拉诺、翡冷翠、罗马、那波里①——”

“够啦。告诉我最妙的艳遇吧。”

“那是在米拉诺。”

“因为那是第一次。你在哪儿遇见她的？是在科瓦吗？你们上哪儿去呢？你觉得怎么样？马上告诉我全部情节。你们整夜都待在一起吗？”

“对呀。”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咱们这儿有的是漂亮姑娘。以前从未到过前线的没有经验的姑娘。”

“妙极了。”

“你不信我的话？今天下午咱们就去看看。咱们城里就有漂亮的英国姑娘。现在我爱上了巴克利小姐。我要带你去拜访她。我很可能要娶巴克利小姐。”

“我得擦洗一下，然后去报到。现在大家都没有什么事儿吗？”

· ① 米拉诺为米兰的意大利语音读；翡冷翠即佛罗伦萨；那波里，即那不勒斯。

“打你走了以后，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有伤冻、冻疮、黄疸、淋病、自伤、肺炎、硬疳和软疳。每周总有个人给碎石块砸伤。也有一些真的伤号。下周战争又将开始了。也许战争又开始了。他们这样说。如果我跟巴克利小姐结婚——当然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你认为我这样做对吗？”

“绝对正确，”我说，一面往盆子里倒满水。

“今天晚上你要把什么事情都讲给我听，”里纳迪说。“现在我又得睡觉了，为了巴克利小姐，要睡得又新鲜又漂亮。”

我脱下上装和衬衫，在盆子的冷水里擦洗，我用毛巾擦身时，环视房间，看窗外，看里纳迪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他长得很好看，跟我同龄，是阿马非人。他热爱当一个外科医生，我们俩是真正的好朋友。我正注视着他，他睁开了眼睛。

“你有钱吗？”

“有。”

“借我五十里拉。”

我擦干双手，从挂在墙上的上衣口袋里取出钱包，里纳迪没有从床上起来，他接过钞票，叠好后便塞进了裤袋。他微笑着说，“我必须在巴克利小姐心中形成一个富有钱财的人的印象。你是我的亲密的好朋友，也是财政保护人。”

“去你的，”我说。

那天晚上就餐的时候，我坐在牧师的邻座，我没有上阿布鲁齐去，使他很失望而且突然感到受了伤害。他曾经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我要去，他们为此做了准备。我自己也和他一样感到难过，我不懂我为什么竟然没有去，本来那正是我想干的事，我竭力向他解释当时事情一件接一件，最后他明白了而且理解我本来真的是想去的，这样就几乎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我喝了很多酒，后来又喝咖啡和“女巫”^①，我带着酒意解释我们往往没有干我们想干的事；像那样

① 一种葡萄酒。

的事，我们从来没有干。

我们两人这样交谈着，别人却在争论不休。我本来是想去阿布鲁齐的。我没有去过那样的地方，道路冰冻，像铁一样硬，那里空气清新冷冽而又干燥，雪也是干的，像粉末一样，雪地上有野兔的足迹，农民摘下他们的帽子叫你老爷，那里是打猎的好地方。我没有到这样的地方去，却去了烟雾弥漫的咖啡馆，度过那一个个夜晚，那时房间天旋地转，你得盯着墙壁看，才能使旋转着的房间停下来，那一个个夜晚你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床上，那时你知道那里有的就是这一切，醒来时那种奇异的兴奋，你不知道跟你在一起的是谁，在黑暗中世界一切都是虚幻的，你万般兴奋，以致在夜里你准得又一次一无所知，而且也不在乎，确实知道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而毫不在意。忽然又觉得很在意，有时早晨一觉醒来就担心动，那过去的都已成过去，一切都那么激烈，无情，清晰。有时为付出的代价展开一场争论。有时还令人愉快、多情而热烈，早餐连着午餐。有时一切赏心乐事都已逝去，你兴高采烈地出门上街，但总是另一个白天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夜晚。我试图描述这样的夜晚，夜晚和白天之间的差别以及夜晚怎样比白天好，除非白天非常纯净而又冷冽，然而我讲不出来；正如我现在讲不出来一样。但如果你尝过其中况味，你就会知道。他没有尝过这种况味，但他理解我是真的想去阿布鲁齐，可是没有去成，我们仍旧是朋友，我们有许多相似的爱好的，虽然我们之间存在着差别。但凡我不懂的他总懂得，他总是知道一旦我懂了，又总要忘掉。但当时我不知道这一点，后来才认识到。这当儿，我们大伙都在进餐，晚餐已经结束，争论还在继续。我们两人停止了谈话，上尉嚷道，“牧师不快活。牧师没有姑娘不快活。”

“我很快活，”牧师说。

“牧师不快活。牧师希望奥地利人打赢这场战争，”上尉说。别人都听着。牧师摇摇头。

“不，”他说。

“牧师希望我们永远不要进攻。你不是希望我们永远不要进攻吗？”

“不。要是有一场战争，我想我们就必须进攻。”

“必须进攻。一定要进攻！”

牧师点头。

“别逗他，”少校说。“他挺好。”

“可他对战争不能干任何事，”上尉说。我们都站起身来，离开了桌子。

四

早晨，隔壁花园里的炮群把我惊醒了，我看见太阳已经从窗外照进屋子，便起身下床。我走到窗前向外眺望。砾石小径都湿漉漉的，绿草沾着露水也是湿的。炮兵连开了两次炮，每次空气都像一拳打来，震撼着窗子，把我睡衣的前襟也吹动起来。我看不见炮群，但显然是正从我们头顶上空打过去的。把炮群部署在那里教人讨厌，亏得那些炮没有多大，还算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我向外眺望花园的时候，我听到大路上一辆摩托卡车正在启动。我穿好衣服下楼去，在厨房里喝了杯咖啡便出门向车库走去。

长长的车棚下一字儿排着十辆汽车。都是些头重脚轻、笨头笨脑的救护车，车身染成灰色，造得像家具搬运车似的。机械工都在外面院子里围着一辆车子忙活着。另外还有三个人在山上的包扎所。

“他们炮击过炮兵连没有？”我问一个机械工。

“没有，中尉先生。炮兵连有那座小山挡着哩。”

“一切情况怎么样？”

“还不错。这辆车出了毛病了，不过别的车子都行。”他停下手

微笑着说，“您准许休假去啦？”

“是啊。”

他在工作服上擦了擦手，咧嘴笑了起来。“您假期过得快活吗？”别的机械工也都咧开嘴大笑起来。

“挺好，”我说。“这车子出了什么毛病？”

“没用啦。一会儿这儿坏，一会儿又那儿坏。”

“这会儿出的是什么毛病？”

“要换新的环。”

我让他们继续干活，那辆车的发动机打开着，零件都卸了下来摊在工作椅上，显得空洞洞的，一副丢人的样子。我走进车棚，打量每一辆车子。车子还算干净，有几辆刚冲洗过，其余的都沾满了尘土。我仔细察看轮胎，看有没有割破或给石子磨损的地方。一切看来都处于良好的状态，显然没有我在场照料一个样。我原来以为汽车的保养状况、需要的物品能否获得，转移包扎所里的伤病员，把他们从山上拖运到医疗后送站，然后再把他们分配到他们的证件上指定的医院去，这些工作能顺利进行，很大程度上得靠我自己。显然，我在不在场都无关紧要。

“零件是不是很难搞到？”我问中士机修工。

“没有什么困难，中尉先生。”

“汽油库现在哪儿？”

“在原来的地方。”

“很好，”我说，接着便回到屋里，在食堂桌边又喝了一碗咖啡。咖啡呈浅灰色，加了炼乳很好喝。窗外正是明媚的春天早晨。鼻子里开始感到干燥，这意味这一天往后将是个热天。那天我上山里去看了几个驻地，到下午后晌才回到城里。

在我休假的时候，似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听说攻势又要开始了。我们所在的那个师将进攻河上游的一个地方，少校告诉我，我要为进攻期间负责搞好救护站。这次进攻将在河上游的一个狭窄的峡谷那儿渡过河去，随即在山坡上展开。救护车的驻地要尽